

国际事务概览

1953年

〔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 编著
科拉尔·贝尔 助编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国际事务概览

1953年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 编著
〔英〕 科拉尔·贝尔 助编
季国兴 刘士箴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PETER CALVOCORESSI

Assisted by

Coral Bell

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53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56

根据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译出

国际事务概览，1953年

(英)彼得·卡尔沃科雷西编著

科拉尔·贝尔助编

季国兴 刘士箴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125 插页 2 字数 403,000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1,400 册

ISBN7-5327-0444-0/D·019

定价：7.50元

内部发行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是一个非官方团体，旨在促进国际问题的科学研究，但不表示自己的观点。本书所发表的见解由作者负责。

出版说明

《国际事务概览》是一套规模较大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丛书，由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主持编纂，阿诺德·托因比等英美历史学家执笔，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从1924年至1977年，共出书四十六卷，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限，分战前（1920—1938年）、战时（1939—1946年）和战后（1947—1963年）三编，论述了巴黎和会以后近半个世纪的国际关系。这套丛书的特点是引用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和档案材料以及许多有代表性的专著，可供我国世界史研究工作者、外事工作者、大专院校师生和其他有关人员参考使用。

这套丛书的战时编十一卷，自1978年起由我社陆续组织翻译出版，并为适应历史研究工作的需要，单独作为一套《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丛书》发行。为加强战后国际关系的研究，现继续翻译出版《国际事务概览》战后编。战后编共十二卷，自1947年至1963年，每年一卷或两年一卷。1963年以后则因国际关系发生深刻变化，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决定停止编写这套丛书。现有战后编各卷，大体上以时间为经，以地区为纬，论述当时国际上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重大事件。主要编写人有彼得·卡尔沃科雷西、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和唐纳德·瓦

特等。战后编各卷综述的国际事务比较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也作了一定程度的分析，但由于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对有些问题作出了不正确的判断，甚至污蔑马克思主义，敌视和攻击民族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凡此种种，希望读者注意分析批判。在个别地方，翻译时已作了删节，特此说明。

如引用本书，务请核对原文，并注明原著版本。

前　　言

这是在扉页上署我名字并由我负责的战后编的第五卷，也是最后一卷。我高兴地承认，撰写这几卷给我带来了欢乐和趣味。在本卷中，远东部分仍由F·C·琼斯博士执笔，他前几年的作品一直为人们交口称誉；乔治·彭德尔先生对拉丁美洲的出色论述使那半个美洲的事务在战后编重新出现，因为自《概览，1947—1948年》以来，拉丁美洲一直没有被写进去。对丹尼斯·福利厄特女士，我再一次深致谢意，这种感激之情没有任何人比我自己更有体会。

彼得·卡尔沃科雷西
查塔姆大厦
1954年圣诞节

目 录

前言	1
导言	1
第一编 斯大林元帅之死	9
注释(一) 奥地利条约	51
注释(二) 人民民主国家	54
注释(三) 东西方贸易	61
第二编 西方的困境	65
第一章 欧洲防务集团	67
第二章 法国	93
第三章 美国的援助和贸易	133
第三编 中近东	147
第一章 俄国的南翼	149
第二章 巴尔干公约和的里雅斯特	160
第三章 以色列的边境	178
第四章 埃及	197

第五章 波斯 229

第四编 远东 F · C · 琼斯 215

第一章 朝鲜停战 247

第二章 中国 298

第一节 中俄关系 298

第二节 英国与中国的贸易 311

第三节 美国和中国国民党 325

第三章 日本 332

第五编 东南亚 357

第一章 印度支那 359

第二章 印度尼西亚 384

第三章 马来亚 402

第六编 拉丁美洲 乔治 · 彭德尔 419

第一章 导言：拉丁美洲展望 421

第二章 经济独立 426

第三章 政治倾向 436

第四章 国际关系 449

第一节 庇隆协定 449

第二节 美国 455

第三节	英国	464
第五章	共产主义	475
第一节	共产主义渗入的程度	476
第二节	共产主义与美洲国家组织	481
第三节	危地马拉	487
第六章	结论：大熔炉	498
索引	502

导　　言

1

回顾我负责编辑的战后编头五卷所论及的七年（1947—1953年），不难看出作为它们的起点的1947年不能美称为“一个时期的开端”。选择1947年来恢复撰写概览是图一时的方便而偶然定下的。从事件方面看，以1947年作为开端，更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尚未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站在错误一方的所谓小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缔结了和约，但是与主要国家——德国和日本——却没有媾和。德国在战争结束后至少有十年继续处于被占领和分裂状态，而日本虽免遭瓜分的惩罚并根据条文较早地解除了被占领状态，但仍然没有设法与其所有的敌人达成协议。

这个时期的开端，如果容许用这样方便的措辞的话，乃是在1944—1945年冬季而不是在1947年，因为正是在这胜利在望的较早时刻，政治优先于战略的情况重新开始，外长们开始重占被参谋长们窃据的显要地位。^① 战争结束产生了两件事，它们继续支配着我们所论述的这十年内的欧洲事务以及世界上的大部分事务。这两件事是赢得战争的三国联盟的瓦解和俄国部队占领中欧举足轻重的地点：布达佩斯、维也纳、布拉格和柏林。后者使俄国的影响恢复到自克里米亚战争失败以来从未达到的

^① 参阅W·H·麦克尼尔：《概览，1939—1946年：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和冲突，1941—1946年》（Survey for 1939—46: America, Britain and Russia, their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1941—1946），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为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出版，1953年版，第531—566页。

地步，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①俄国领导人很快把军事优势转变为政治优势，利用他们驻在敌国和友好国家的军队以确保在那里建立顺从的政府，至少也是友好的政府。在这些国家中波兰最为重要，苏联在波兰的试点取得了完全胜利，以后就在所有卫星国家中逐步加以巩固——即成立由共产党人占据要职的联合政府；解散非共产主义党派和迫害非共产党的领袖；使卫星国经济从属于俄国利益；并（在南斯拉夫背叛后）在共产党队伍内部进行清洗。这个过程延续了好多年，首先是引起西方国家的疑虑，接着又引起它们的敌意。苏联也许曾经很希望保持这个联盟，从而避免战前年代的孤立状况，获得美国的援助，并参与指导全世界的事务，但俄国利用其实力地位的方法使联盟的关系紧张到破裂的地步，俄国要成为中欧和东欧唯一的主人的决心，导致克里姆林宫抛弃全世界主要大国之间继续合作的前景。说明这种进退两难境地及其决心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俄国拒绝马歇尔计划所提供的机会，拒绝的原因似乎很可能是不愿意让美国人在中欧和东欧自由自在地活动并观察发生的一切。联合国的历史是俄国方针的继续。世界事务从未被团结一致的大国同心协力地处理过，而是被它们的分歧所左右。战时联盟瓦解后，新的联盟随之形成。美国放弃了在苏联和英国之间担当调解人的姿态（这在雅尔塔会议上最为明显），制订了一项政策，其基础是与英国紧密结盟，并且带头组建一个联盟，以遏制俄国在欧洲的进一步推进，即不能让德国走波兰的路。苏联在外交上一度孤立，直到蒋介石将军的政权被中国共产党人击溃，俄、中联盟建立，共产党的政治和军事才能在亚洲获得了相当大的新机会时，它的孤立状态才有所改变。

① 参阅A·J·P·泰勒：《控制欧洲的斗争，1848—1914年》（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4），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4年版，第82页。

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其重要性不亚于一些联盟的覆灭和欧洲力量对比的变化。它并不是亚洲在世界事务天平上增加份量的唯一表现。世界事务不再是扩大的欧洲事务，这已不言而喻，没有其他地方能像亚洲那样如此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亚洲，英国人从印度、缅甸和锡兰和平撤退，荷兰人从印度尼西亚被逐走，而把法国人从印度支那撵走，至少从越南部分驱出的斗争，使很多新国家诞生，并使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联合，尽管这种联合有时是混乱的。对印度支那的争夺，具有全球意义，因为它使法国与越盟之间一系列的战役发展成为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与和的问题。

因此欧亚两大陆都成为经常被称为西方国家与共产主义集团之间的冲突场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英、美与俄、中联盟之间的冲突场所。然而除了冲突这一事实外，两个大陆之间的不同之处比相似之处更加显而易见和发人深思。这篇导言试图概述³这些不同点；它略而不谈次要的地区，而且决不是论述整个冲突，这是因为篇幅有限，时机也不成熟。

共产主义威胁的观念在欧洲事务中是一个主要的鼓动力量，但在亚洲，它并没有那么大的强度和影响。欧洲人对苏联的恐惧胜过亚洲人对中国的恐惧。其部分原因是幅员不同。欧洲面积很小，以至于在易北河和多瑙河上游的俄国人威胁着整个大陆。而在亚洲，中国人仍在遥远的地方；由于他们对最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和最新式的自动推进武器相对地讲还不熟悉，也由于中国在向外扩张道路中有着更加不可逾越的天然屏障，中国人就更鞭长莫及。而况，俄国人实际上已大大越过了他们的边界线，并拒绝返回；而中国人却没有这样做：中国1949年的胜利可与俄国1917年的革命相比，但与俄国1944—1945年向欧洲的进军则不可相提并论。因此专心致志于维护民族独立及开始工

业革命的非共产党亚洲人比较容易对自己说，也可以对美国人说，共产主义的危险在亚洲是次要因素，无论如何它是应该通过发展国内经济而不是通过对外结盟来予以对抗的。所以在亚洲，互相联合并谋求美国援助来反对中国的要求，不像在欧洲面临苏联的威胁时那样迫切。也不能期望美国的欧洲盟友会像在他们自己那部分世界受近在眼前的威胁时被迫采取行动那样，全心全意地参加在亚洲的冒险：亚洲对于他们来说远在天边（对美国人则不然），他们总算体面地从该地区开始撤退，他们知道该地区不信任白种人，对此他们不得不予以考虑。欧洲人或许已经懂得，政策的原因和荣誉的理由使得他们在亚洲与美国人站在一起——朝鲜战争证实了他们确实如此——但是他们没有像许多美国人在提到福摩萨时所具有的那种自己的祖国受到威胁的格外感情。

这两个地区之间另一个不同点是两个主要战败国和被占领国——德国和日本——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往往被两国共同的命运所掩盖，两国都一败涂地，接着在年老而比较专制的右翼政治家的指导以及美国的大量援助下，出乎意料地迅速恢复（在这里作对比的是西德而不是整个德国）。但差异同样是十分明显的。⁴ 德国被瓜分，而日本实际上却在美国一手控制之下。还有个永远不变的事实，德国位于欧洲中部，而日本则位于亚洲边缘。所以美国在中欧驻军，而没有在中亚驻军。从这个观点上看，如将日本与德国相比，还不如把它与英国相比。英国也是个岛国，位于大陆外面，与美国隔海相望。再者，日本没有被欢迎参加诸如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及大西洋联盟等这种西方联盟组织。最后，日本在其国土上看不到共产党入侵者或占领军，也没有什么共产党傀儡政府，日本不得不割让给苏联的领土，面积很小，易手的时间较晚，价值也不大，因此没有造成像德国丧失它

东部省份那样的民族怨恨。日本虽紧密依附于美国，但不像德国那样对一个共产党大国切齿痛恨。

美国单独占领日本产生了某些后果，在这篇导言论述的时期里，最明显的是日本与其大部分非共产主义敌国缔结和约，但与苏联和中国则没有缔结。结果日本在签约后像在被占领期间一样，仍完全依附于美国。这样一种紧密的联系，很有点像撤出苏伊士运河区协议之前的英、埃关系，其联系和地位被律师们所认可，但被民族主义者所咒骂。它不是一种健康的联系，使日本有孤立感。由于日本参加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遭到反对，对中国进行贸易也遭反对（前者的主要反对者是英国，后者的主要反对者是美国），此种孤立感有增无已。感到不自在、又不被人接受的日本还有其他惊恐的原因，它发现它处于原子交叉火力之下，美国在太平洋试验场污染了鱼，而俄国在西伯利亚试验场则降下了原子雨。

在战后年代中，欧洲和亚洲命运的第三个主要不同点是所有差别中最为重要的。这就是在亚洲有战争，在欧洲却没有。在欧洲，没有通过战争就实现了均势。甚至对柏林的封锁和反封锁也奇迹般地没有导致战争。对德国的争夺是以“冷战”形式进行的，到1954年底（正是撰写这篇导言的时候），争夺——也可说是竞赛——似乎以僵局和以一种对西方有利的平局而告终。鉴于德国西部，也即德国的较大的一部分，即将加入北大西洋联盟，其主权和独立在西方眼里业已得到恢复，德国的分裂，因而也是欧洲的分裂，已成定局。假如各方此后都希望暂时不逾越前十年事态发展所造成的分界线而守在自己一边，那么一段较为和平共处的时期就能开始。如果情况果真如此，如果双方的 5 冷战事实上停顿下来，并都建议暂时遵守此项决定，那么主要的竞争者十年来第一次在欧洲的首要问题上再次意见一致。他们

心照不宣的共同点像十年前他们公开结盟一样，是反对德国人的更强烈的期望。

德国人则不持有这样的看法。对德国人来说，联邦共和国与西方国家的联盟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它不是一个通过东西方之间协议来统一德国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而是实现统一的另一种途径。在西方大国看来，联邦共和国的加入，完成和加强了大西洋联盟；在德国人看来，它是走向德国统一的一步。下一步是什么不清楚，但一定会有下一步。德国或许曾认为，扩大西方联盟和增强西方军队的实力，会迫使俄国人允许德国在不受武力威胁之下实现统一，但这种信念的依据是很脆弱的，它易于导致失望，并易于被另一种主要通过用武力走向统一的方法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心情可能倾向于团结欧洲两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想寻求和平的国家，这样，新的格局就会出现：两端是保守主义国家，它们在两侧控制着德国（和卫星国）的革命形势。

暂停对德国的争夺有可能缓和大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德国问题如退居幕后，波兰就会恢复到从雅尔塔会议到东西方之间在德国占领政策上破裂期间的第一线地位。虽然掩饰这种破裂并使德国问题维持现状的默契可能使东西方在欧洲争夺失去主要对象（这种可能性使得和平共处这句口号广为流传），但也有可能冲突是转移而不是消失；如果是转移，或者如果在较长或较短的间隙后，冲突将在其他某个地方爆发，那么新的冲突因素很可能是波兰问题。这时的口号不会是“和平共处”，而是“回到雅尔塔去”，东西方之间的关系将恶化而不是缓和，因为1954—1955年在德国和欧洲所划的界线标志着放弃一场精疲力竭的斗争，而不像从波茨坦会议到柏林封锁期间那样是为即将到来的斗争占据阵地。放弃斗争在性质上是停战或者说是停火，各方满足于占领自己的地盘，不图改变分

界线。

换句话说，它承认有两个势力范围，但不仅是在德国有两个 6 势力范围，而且在欧洲也有两个势力范围。要承认后者，除了十分含糊其辞外，对西方国家来说非常困难，因为它们的很多声明和它们的政治哲学使它们有义务决不承认苏联对其欧洲卫星国的统治。解放卫星国有时是在野的政治家们的口号，他们在滔滔不绝的雄辩中不会停下来权衡其演说的后果。但是问题始终不止于此，因为只要卫星国依然是卫星国，西方的心就不得安宁；只要俄国军队留在中欧和东南欧被占领国的前沿阵地，西方的忧虑决不会真正消失。停战，如果真的停战的话，那一定是不稳固的，而不稳固的象征就是波兰。

在亚洲，没有什么可与波兰和德国相比的例子，象征是福摩萨，这个象征表明了欧洲和亚洲冲突之间根本的不同点。在欧洲，是欧洲人害怕苏联的共产党政权；在亚洲，是美国人害怕中国的共产党政权。在亚洲，美国人打了一仗。确实，朝鲜战争开始时是朝鲜人之间的战争，第一次外国干预采取了联合国为维护国际行为准则而进行干预的形式；但是不到几个月，第二次外国干预——中国的干预——使战争转变成为中、美之间的战争，主要的作战双方更热衷于不让对方占有特定的领土（朝鲜），而不是在维护一个总的原则。这次热战像争夺德国的冷战一样打成僵持状态，但在朝鲜停战不像在德国停战那样，并不意味着在亚洲停战。因为敌对双方认为至关重要的不是朝鲜（也不是印度支那），而是福摩萨——美国出于防卫的理由，中国出于自负的理由。朝鲜没有解决美国和中国之间的任何问题，因为它对双方有关福摩萨的立场不起任何影响；当它们从朝鲜的厮打中脱身之后，它们似乎更可能在其他地方再次搏斗——在印度支那或在中国沿海的岛屿——而不是互不接近、遥相对骂。他